

鹿洲全集

戊辰仲春
重印

貳拾貳

鹿洲全集

卷之四

脩史試筆卷下

漳浦藍鼎元玉霖氏纂

衡山曠敏本魯之氏評

李泌傳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以
童子員俶薦召之。帝與張說觀奕。使賦方圓動靜。說
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
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賜束

○鄴○侯○爲○唐○畫○策○于○賦○中○畧○見○其○槩○

帛還家。勅善養視之。張九齡獨獎愛。必一日言嚴挺。

之太苦勁。蕭誠軟美可喜。必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

傲岸不羣。

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呼爲小友。及

領起全篇。

長博學善屬文。尤工于詩。以王佐自負。操尚不羈。恥

仙。境也。二語見英。維。徜徉之槩。

隨常格。仕進遨遊。尚華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

堂九鼎議。帝使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

提。

之斥置。斬春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必亦自至。

收復兩。小發端于此。

陳天下成敗之幾。帝大悅。延致臥內。事無大小皆咨

之。欲以爲相。必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

何必屈其志帝乃止建寧王倓有才畧欲以爲元帥
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可使爲吳太伯乎
帝曰廣平冢嗣何必元帥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
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
乃以廣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帝與泌出行軍軍
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謂泌且衣
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旣服此豈可
無名稱拜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非敢相臣
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帝以在東宮時數爲

嵩○華○終○南○山○人○也○

保○全○父○子○兄○弟○之○愛○危○言○聳○聽○

應○

李林甫構譖。敕諸將克長安。日掘塚焚骨。泌諫以天

保廣平勸之以慈也安

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且上皇春秋高。聞陛下錄

上皇動之以孝也。鄭侯大節特爲鄭重提出。

故怨將內慙。不憚萬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

能安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

對曰。賊所掠子女金帛。悉送范陽。豈有定四海之志。

此豈縱橫家言耶。

邪。不出二年。天下無寇矣。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當

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

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

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

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勿取。

到平賊在掌握中矣

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泌曰今取兩京亦必得然賊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且我所恃者饋西突騎西北諸戎耐寒暑若

何史言筆卷一

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
○底○打○算○
可以戰賊休兵秣馬俟官軍去復來此危道也帝不
聽帝以張良娣上皇所念欲使正位中宮泌曰陛下
○驚○心○
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
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間耳良娣由是
○再○提○上○皇○
惡泌至德二載又欲立廣平為太子泌曰臣固嘗言
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
○再○提○靈○武○
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宦官李輔國與
張良娣相表裏建寧王倓惡之數干帝前詆二人罪

二人譖倓不得元帥。謀害廣平王。帝怒。賜倓死。於是倓及泌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聲。決。齊。墮。見建寧之事乎。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二京平。奏迎上皇。帝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如此。上皇不來矣。帝曰。奈何。泌乃為羣臣具表。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帝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請復為閒人。帝曰。卿山。人。閒。人。天。然。事。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臥榻。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前乎。陛下不聽臣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

疑朕至此。豈朕而辦殺卿耶。必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下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代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委○曲○却○耳。帝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不得已。必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鳴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泣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

之對曰臣非咎○前○解○後○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酖

太子弘立次子賢賢亦廢死嘗作黃臺瓜辭曰種瓜

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

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帝

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南○左○筆○法○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而

譖之故泌言及泌復請還山帝曰俟將發此議之踰

月復固請不已乃聽歸衡山○嵩○華○終○南○衡○山○相○應○代宗立復召至賜光福

里第強詔食肉爲娶妻元載惡不附已出爲江西判

官載誅召還復爲常袞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

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提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
常侍。帝以河中爲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
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鼠
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時蝗旱。議者欲赦懷
光。泌破一桐葉以進言。陛下與懷光不可復合。如此
葉。初帝發吐蕃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及泚誅
欲如約。泌言。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
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
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何功。

之有帝乃止議者言韓滉聞車駕在外聚兵脩石頭

城蓄異志帝疑之泌曰滉公忠貢獻不絕所以脩城

為迎扈之備耳彼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臣敢

保其無他帝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

其子臯為郎不敢歸省以此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

口保滉他日又言于帝曰臣上章非私於滉乃為朝

廷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下錢而江東豐稔願陛下

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省令滉

感激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帝從之滉感悅即日

保金公忠

鄭侯

每建一議必求施行而後已于此見謀國之忠不

然處德宗之朝而遷就塞責則唐室殆矣

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帝謂泌曰澁乃能化少遊貢米耶泌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貞元元年陝虢軍亂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張勸謀與懷光合帝謂泌曰若蒲陝連屯則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不得不煩卿一行乃以泌爲都防禦轉運使使神策軍送之泌言陝虢三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請以單騎往因先揚言以慰抱暉之心抱暉衆聞之稍自安泌疾驅而往將佐不待抱暉之命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不得已亦出

鄴侯機

謁泌慰撫之餘人皆不問由是反側者自安泌始鑿
山開運道自集津至三門以便鑿漕避底柱之險錄
功加禮部尚書三年拜平章事封鄴縣侯泌初視事
入見勸帝勿害功臣保全李晟馬燧等帝然之張延
賞與李叔明有隙密奏叔明子昇私出入郾國大長
公主第帝使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
延賞乎帝問何以知泌具言二人隙故且云昇典禁
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郾國乃太子妃之母故欲以此
陷之耳帝笑曰是也俄有告主淫亂且厭禱帝怒幽

保全功臣

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離婚。帝召泌。示廢立意。
日稱舒王賢。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而
欲立姪。臣不敢以古事爭陛下。今奉十宅諸叔。若何。
帝曰。卿不愛家族耶。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
言。使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
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
若冤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
涕。帝亦泣。泌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
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

以報語動之

就所明以

通之所、謂約自備也

而誅帝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

欲歌欲泣

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
又觀茲事臣當日臨辭盡言肅宗亦悔而泣且先帝
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為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
之端帝意稍解泌又引承乾魏王泰太子瑛故事且
言太子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以妻母為累臣敢
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
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
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